

所有我們 在說 的是…

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的兩位創辦人
——艾爾·丘必茲及丹尼斯·黃——正努力給和平一個機會

攝影 NashCO



艾爾·丘必茲
在俄勒岡州
波特蘭石窟
的和平柱

自 2012 年 11 月創立以來，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已經幫助扶輪促進全球的和諧。六年多後，其兩位創始人 Al Jubitz 艾爾·丘必茲及丹尼斯·黃 Dennis Wong 與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資深編輯 Geoffrey Johnson 談論該組織的目標、和平建造社 (Peacebuilder Clubs) 與其他和平工具、以及《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如何促成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的誕生。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是如何開始的？

黃：2012 年 1 月，扶輪社長當選人田中作次宣佈他的主題：「以服務促進和平」。隔月，《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出版一期「和平專刊」，內容包括一篇大衛·薩拉森 David Sarasohn 所寫關於艾爾·丘必茲對和平的熱情及對扶輪和平獎學金計畫的支持。那就是我靈光一現的時刻——締造和平可以是扶輪未來成就及成長的關鍵。

丘必茲：在關於我和平工作的

文章出刊後，我接到康乃迪克州的扶輪社員丹尼斯·黃的來電。他問我是否曾考慮創立一個扶輪社員行動團體。我問道：「那是什麼？」他解釋後，我說：「咱們來做吧！」我打電話給住在我家鄉俄勒岡州波特蘭的艾琳·湯姆士 Erin Thomas。她是第一屆扶輪和平獎學金的獲獎學生之一。我雇用她請她提出申請成立扶輪社員行動團體，並於獲准成立後負責經營（她經營了三年）。她和丹尼斯是成立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的關鍵人物。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成立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時你們的目標是什麼？

丘必茲：我們的目標——當時和現在皆然——就是創造一個讓致力和平的扶輪社員匯集、服務、學習、及教導和平的地方。如我們的網站上所言，我們「讓對和平有興趣的扶輪社員參與、學習、增能」。我們提升「和平學」的知名度，並為扶輪社員解釋和平的務實做法。

黃：我們的共同目標是國際扶輪及扶輪社員的定位應該是努力落實扶輪宗旨的和平締造者，「以增進世界瞭解、親善、及和平」，並終止戰爭及各種形式的暴力衝突。

丘必茲：最終目標是教育人類遠離暴力，走向把合作當作在地球上存活的策略。我們都休

戚與共。我們在這個星球上是共存或共亡。

黃：我們也在努力讓扶輪分配更多資源及獎助金給和平及解決衝突這個焦點領域。試想像，當 200 萬名扶輪社員、扶青團團員、扶少團團員、及扶輪社區服務團團員，以及扶輪計畫的前受獎人，都能在世界各地社區的日常生活中從事和平的工作時，扶輪對世界各地的人將有何等影響。也想想看會有多少人與我們有共通願景，願意加入我們一起建立和平的文化。

丘必茲：就像我們在國際扶輪年會所展示的旗幟上所寫的：「想像一個扶輪社員所建立、超越戰爭的世界。」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們兩位最初對該團體的方向及優先事項是否有不同看法？你們如何化解差異？

丘必茲：不管是最初還是一路走來，我們兩個都沒有歧見。這並不是說我們不會一起對話、辯論、夢想、做決定。我記得有很多次我們在對話中問道：「和平對你的定義是什麼？」答案不一，從個人的和平到世界和平到兩者之間的種種。不久之後就清楚顯示出我們必須創造各種定義的和平。

黃：我們有差異，可是所幸這表示我們有多元的想法。即使我們意見不同時，我們也同意想法越多越好。我們都贊同讓我們的構想及行動與扶輪一

致。我把扶輪原則——扶輪社員行為準則及四大考驗——視為扶輪行動及建立和平計畫的核心。

學界和商業界的人也影響我們的想法，我們從我們不同的扶輪經驗擷取不同的締造和平構想。艾爾是扶輪和平獎學金計畫的早期支持者；而這項計畫對 2012 年的我來說還是新的概念。我們決定要專注在和平獎學金計畫，而且我認為在這點我們一直以來都做得很成功。

我看到像我一樣在扶輪社層次努力展開一項基層運動的扶輪社員。那成為每項努力的一部份，尤其是在社群媒體方面。扶輪社員在和平會議、在和平建造社、在網路上，紛紛加入建立和平的大軍。

丘必茲：我們初期關係的一個關鍵元素就是親自會面，每當我們到對方住家附近時就會這麼做。身為一個團隊，我和丹尼斯合作順利。我是一個比較務實的「行對派」或構想的「實行者」，而丹尼斯則是比較具有前瞻性及深度的思考者。有時候我告訴他我因為時間無法回答他所有挑戰性的問題，但這並不表示我不欣賞。就像他在 2012 年跟我接洽時，關於扶輪可以協助促進世界和平的可能方式，他早已超前思考許多。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們會使用「衝突轉化」一詞。那是什

麼意思？

黃：我們必須瞭解並承認衝突及改變是自然且經常發生的。相對於解決衝突——強調化解爭端——衝突轉化著重在瞭解及改善一開始引發衝突的潛藏原因。

丘必茲：用丘必茲家族基金會 (Jubitz Family Foundation) 預防戰爭計畫 (War Prevention Initiative) 的執行長派翠克·希爾勒 Patrick Hiller 的話來說，我們追求的是把破壞性的衝突轉化為建設性的衝突。在人生中，有多少次衝突是在透過對話檢視及瞭解，深入瞭解根本的原因之後，以始料未及的方式達成解決的？和平就像這樣。表面的情緒只是更深層問題的徵狀。我們身為扶輪社員的挑戰就是找出根本原因並採取行動來治療那些傷口。往往在過程中，友誼會不期然產生，而它本身便有助於轉化衝突。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衝突要如何成為建設性改變的催化劑？

丘比茲：引用我的精神導師之一，大使暨和平教授約翰·麥唐諾 John W. McDonald 的話來說：「解決衝突的唯一方法——無論在社會哪個層次——就是坐下來面對面好好談。」

舉例來說，《國際扶輪英文月刊》2016年12月號有來自俄勒岡州南部一篇很棒的報導。那是關於扶輪社員吉姆·魯特 Jim Root，他催生對談來解

「現在和平不只是一個字詞或模糊的感覺。它是可定義的目標，可以測量及達成。」

決克拉馬斯河盆地 (Klamath River Basin) 長期的水源爭議。他憑恃他的韌性以及20年前在扶輪年會中所獲得的經驗，他主導各方人士之間的討論，直到他們能對彼此產生同理心。友誼建立，想法與心情都改變，衝突轉化。一項驚人的水源保育協議產生——然而不幸的是卻在國會卡關。可是各利害相關者繼續與該州及聯邦官員合作，尋找其他前進的道路——而且可以看到明顯的進展。

黃：人們去檢視衝突及其根本原因的態度、行為、及情境層面時，便可能促成建設性的改變。這並不是一個零和的情境，而是一個會促成「對所有相關者都有益」之協議的情境。扶輪原則和衝突轉化都是輔助方式，來創造可促成永續和平文化的建設性改變。一段時間後，這種強調建設性改變的方法可以變成每次遭遇衝突時的一種生活方式。基於第二本能，扶輪社員開始將解決衝突及協商策略融入計畫。在社區內，他們可以找到引發或加速衝突的因素，並努力消弭它們。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迄今有何具體的影響？

黃：近年來，有更多和平會議

及研討會，更多和平團體及社群媒體網站，也更普遍認識到我們所想、所說、所做的每件事都有和平元素。因為我們的存在及推廣，有更多扶輪社員對扶輪世界中的和平事務更感興趣。現在和平不只是一個字詞或模糊的感覺。它是可定義的目標，可以測量及達成。

丘比茲：每一個扶輪社員行動團體都提供扶輪社員機會去發展扶輪社架構以外的興趣。我們相信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提供和平及解決衝突措施的專業知識。我們向主流扶輪社員說明和平這門學問，希望民間社會可以瞭解到非暴力的解決方式是行得通的，而且比解決衝突的暴力方式更優越許多。

此外，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提供對和平感興趣的扶輪社員一個聚集及分享資訊與構構的地方。我們的網站有豐富的和平學資訊，此乃21世紀的和平與20世紀的和平差異所在。我們與「預防戰爭計畫」的密切關係讓我們得以與社員分享高評價的學術研究。那可能會讓扶輪社員更勇於去夢想一個更和平且無暴力的世界。我希望我們的網路和平地圖可以鼓勵扶輪社去找到和平演講人，在社區發起和平計畫，並與他國扶輪社合作推動大型的和平計畫。和平建造社的構想

也吸引許多扶輪社員，我們目前在四大洲有超過85個分社。

利用這些工具，我們相信扶輪社員可以從自己扶輪社開始來促進和平。透過積極參與社區，他們可以協助解決所居住地長期或普遍的衝突。扶輪社員擅長提倡及支持共同訂定的方法來解決社區的問題。那是我們很自然在做的事。

黃：我們在這麼做的同時還可以實踐我個人的口號：做好事，好心情，好開心。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為何扶輪十分適合對世界和平發揮正面的影響力？

丘必茲：在過往，扶輪一向擅長把人們凝聚在一起，然而許多扶輪社員都沒有意識到這段歷史。100多年來，我們參與世界各地的和平行動。在參與設立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國際和平公園、以及根除小兒麻痺方面，扶輪的貢獻都十分顯著。這段歷史給社員做事的可信度及接觸決策者的管道。也值得注意在1959年，國際扶輪出版一本名為「通往和平的七條道路」(Seven Paths to Peace)的書，在今日依然十分相關。

扶輪社的制度架構，再加上超越政治疆界的扶輪地區，只是扶輪本著友誼、親善、及和平把人們凝聚在一起的聰明方法之一。扶輪對政治化或宗教標籤的厭惡更進一步證明我們對差異的寬容及我們基本的人

「和平的概念可以引發每個人的共鳴，無論你是出在何地或住在何處。」

道立場。此外，國際扶輪的長才之一是我們的構想及計畫都來自於扶輪社。實驗室是扶輪社，科學家就是每天在發起、實驗、修正解決方案的扶輪社員。當我決定要用餘生之力透過扶輪追求和平，那也是我結論世上沒有其他組織有同等能力可以真正締造世界和平之後。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的組織提供何種資源給有志和平的扶輪社員？

黃：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是和平活動的訊息資源。在未來，我們希望提供更多支持給扶輪社，使其運用扶輪基金會獎助金去推行計畫處理衝突的潛在原因，包括貧窮、不平等、種族緊張、缺乏教育機會，以及資源分配不均。

丘必茲：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是扶輪和平理論及實務的技術專家。我們在學術界人脈豐富——就像扶輪基金會透過扶輪和平中心所做到的一樣——與和平研究機構關係也十分良好。我們的社員很多元，與其所在地的民間社會關係緊密。扶輪與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的結合將可成為全球締造和平的領導者。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們兩位都在美國。那扶輪社員和平行

動團體要如何讓影響力超越美國國界？

黃：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不只有艾爾·丘必茲和丹尼斯·黃兩人而已。作為一個國際組織，我們的訊息對象來自全球，具有共同的願景、故事，和計畫。我們在每年的扶輪年會及地區和平會議中以及透過社群媒體，接觸過許多扶輪社員。

丘必茲：除了美國之外，我們的理事會成員來自孟加拉、加拿大、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埃及、以色列、黎巴嫩、巴基斯坦，及威爾斯。我們的榮譽會成員來自阿根廷、塞浦勒斯、墨西哥，及紐西蘭等國。我們的執行長里姆·古南 Reem Ghunaim 出生在巴勒斯坦，目前住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此外，我們的理事會一直在辯論如何進一步擴展我們的國際影響力，我們可能會利用扶輪34個地帶的架構，組成一個全球議會。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會員的特色為何？

黃：我們所有的社員都想要在我們當地社區及全世界建立和平的文化。我們的興趣和優先事項各有不同，例如性別平等、和平知識、人口走私、中



丹尼斯·黃在紐約的
聯合國秘書處

東、以及消除核子武器。

丘必茲：我不會假裝瞭解所有不同地點的細微之處，可是和平的概念可以引發每個人的共鳴，無論你是出在何地或住在何處。我們瞭解到和平在某些地方很脆弱，可卻是每個地方都渴求的。至於人數，我們有來自 74 個國家、600 多位付費會員，我們的電子雙週報的訂戶超過 2,300 位扶輪社員。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的網站說你們在「共同努力催生和平的社會制度來取代戰爭、攻擊，及強迫的機制」。你們怎麼做？

丘必茲：在我們的核心中，我們是教育事業。我們相信扶輪的道德觀及四大考驗。我們相信「扶輪社員行為準則」。我們相信人類的共通點遠遠超過相異之處，而且我們相信我們有傳遞和平必要的專業知識。

我們提供大量的教育資源，從每個人的「小小和平」以及他們個人的和平之旅開始。我們的執行長里姆是扶輪和平獎學金學生，也是扶輪夥伴之一「經濟與和平學院」(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的大使計畫會員。像這樣，我們教育扶輪內外許多人認識戰爭的替代方案，包括強化經濟與和平學院所定義的和平八大支柱 (Eight Pillars of Peace)。

黃：就像艾爾所說的，「和平的社會制度」的概念，與扶輪及經濟與和平學院所擁戴的原則密切關連。問題是，我們扶輪社員有意志力來實踐嗎？

促進和平是扶輪的六大焦點領域之一。詳情請參見 rotary.org/our-causes，關於扶輪和平獎學金計畫的資訊請參見 rotary.org/peace-fellowships。

關於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的進一步資訊，請參見 rotarianactiongroupforpeace.org。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我們生存在好爭好辯的時代。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的會員要怎麼做來協助促進禮儀與謙恭？

黃：在艱困的時代尤其需要像扶輪這樣的團體。這是我們的機會，挺身而出，成為可信賴的問題解決者，造福所有相關的人——全世界約 77 億的人口。

丘必茲：有志和平的扶輪社員天生就適合擔任歧異團體的協調者及召集者。扶輪社員和平行動團體歡迎促進對話及協調衝突的扶輪社員。在好爭辯的美國政治界，「更好的天使」(Better Angels) 會議正在國內各地舉行，通常是由扶輪社員所主導，像是 5100 地區的丹·薩科 Dan Sockle (參見本期的「讓文明重回公民對話」一文)。我們的網站及電子報提倡這些行動，鼓勵我們會員及和平建造社去擔負起責任，主導更多對話。藉由集會、支持，及參加這些傾聽會議，扶輪社員將可泰然擔任起社區領袖的角色。最後，要改變近代歷史的軌跡需要所有人同心協力，所以我們歡迎所有的人參與。